

专题研究·图书情报教育新论

# 图书馆学教育改革发展的六个误区

肖 雪 王子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 武汉, 430072)

**[摘要]** 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其“突围”式的改革思路也形成了种种误区,如院系改名引发了全盘信息化的倾向,对“宽口径”教育目标有所误读,滋生了重点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偏见,课程设置轻重失衡,教与学之间的对立难以消解,教学科研管理上重数量轻质量等等。这些问题都应引起我们的积极关注。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教育 改革误区

**[中图分类号]** G250;G6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797(2005)06-0005-06

**[Abstract]** Although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reform has gained some achievements, there are six mistaken ideas in this process which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y are as follows: inclination to overall informationization provoked by department's name change, misunderstanding of wide caliber cultivation, prejudice i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unbalance of teaching plan, contradi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appropriate emphasis on quantity rather than quality, etc.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Mistaken idea in reform

自从 1920 年武昌文华图书科(Boone Library School)创建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正规教育几度兴衰起伏,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图书馆专业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但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变化,传统的图书馆学教育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图书馆学教育界敏锐地意识到眼前的危机,应时而动,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院系更名(或与其他院系合并)、拓宽教学目标、调整专业目录、更新教学方案、重置教学课程,试图推进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但这种“突围”式的改革思路也埋下了种种隐患,形成了改革中的种种误区,使得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措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近年来的图书馆学教育的实际情况也反映出了这些问题。

## 1 误区一:院系更名引发的全盘信息化倾向

自 1992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率先更名为信息管理系后,全国掀起了一股更名热,至 1995 年 3 月,内地 52 所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已有 26 所改名为信息管理系或类似名称,如信息资源管理系、文献信息管理系、信息产业系等<sup>[1]</sup>。再经 1998 年专业目录调整,如今国内高校几乎没有图书馆学

院系名称的存在了。这次更名本意是为了适应信息环境的变化,也是为了吸引生源,提高办学的效益,应对本科教学目录的调整,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反而将学科导向信息学方向,给自身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隐患。

首先,“图书馆学”是一个可识别性很高的专有名词,而“信息管理”虽然听着很时髦,其实内涵比较含糊。在人才招聘会上,一说学“信息管理”的,用人单位会马上接着问:具体管理什么信息?所以更名使得“图书馆学”原本社会认知度并不很高的专业身份变得更加模糊,让人们对于这一专业愈加陌生和疏离。而且,名称的更迭容易让人对图书馆学产生“不稳定”、“不成熟”的印象,对这一学科的存在价值持怀疑和轻视的态度,为图书馆学专业的今后发展带来了不利。

其次,更名还有名实不符之嫌。在 1998 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作为二级学科归属于“管理学”类目下的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而“图书馆学”作为二级学科则归属于一级学科“图书档案学类”,显然,在新的本科专业目录里,“图书馆学”与“信息管理”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的。我们知道,图书馆学具备特有的研究内容,它与信息管理本来就不可混

淆。有人曾说,“作为培养图书馆高级专门人才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也不会因改称为‘信息管理系’或‘信息管理科学系’而消亡。”<sup>[2]</sup>既然我们承认图书馆学在现代学科之林中具有独立地位,那又为何要投靠异族,狐假虎威呢?这不正反映了我们对自己专业的不自信心态吗?而且在1998年的专业目录调整中,“情报学”已经消失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这一类目下,图书馆学如果还一味地依靠着信息管理,不强调自己的特色和独立性,那么它在新一轮专业目录调整中将处于何种地位令人担忧。

再次,图书馆学系名的更改带有吸引招生的功利色彩,形变易而质变难,改名后的课程和教学内容仍大多是沿用传统的图书馆学的教育体系。形式与内容的不统一,使得慕“信息管理”之名而来的学生大呼上当受骗。当然,很多院系也进行了课程调整,但为了应“信息管理”之名,无端地将文献、分类、编目等图书馆学的术语代之以“信息”、“信息组织”、“知识整序”等十分动听但似是而非的自创信息术语<sup>[3]</sup>,而“我们要培养的是图书馆学的应用人才,而不是信息学或其他学科的专门人才,这正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育的任务,而不是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职能。”<sup>[4]</sup>图书馆学的专业内涵应该是“寻找知识的信息”,这种由改名引发的全盘信息化改革,实质上模糊了对图书馆学内核的真正理解,使图书馆学教育越找发不准发展的方向,甚至危及到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

显然,以信息管理覆盖图书馆学是欠缺理性的。往事不可追,我们不能冀求所有院系再将名称改回,而且名称的更变也只是形式层面的改革,我们要做的是深入领会专业特征,清楚勾画图书馆学的研究和教学的内容。图书馆学起源于人类的知识活动,其本质也在于为人们获取知识提供最佳的工具和方法,因此它的教学和研究要凸现“知识”特征,从目前数据库建设与信息运行的层面上升到知识活动层面,加大知识分析与运作的课程内容,提高“知识含金量”,如增设知识管理原理、知识资产运营、知识地图设计(知识黄页)、知识库与外部网络、知识主管与组织实施、知识认知与需求、个人与组织的学习、知识分析与预测、知识供应链、知识集成服务、知识服务评价等内容<sup>[5]</sup>。在应对未来新一轮本科专业目录调整时,我们依旧要强调图书馆学的知识属性,阐明其与信息学之间的联系和界限,保证学科的相对独立性。

另外,要充分发挥教育部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作用。作为一个非官方机构,2002年7

月图书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个工作会议。该指导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就是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提出面向21世纪的图书馆学课程体系研究报告;研究确定图书馆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确定图书馆学科的核心课程并组织编写教材;对全国图书馆学教育进行评估、监控,向教育主管部门提交有关的咨询报告等。图书馆学教育界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机构,接受其提出的良好的建议,以消除对现行教育改革的误识。

## 2 误区二:对“宽口径”教育目标的误读

本科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这是近几年困扰图书馆学教育的一个难题。教育部对高校教育改革提出的“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目标,一度被图书馆学教育者视为一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有的教学单位将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具有信息管理、经济金融、计算机应用、数据定量、外语基础知识结构,并具有先期操作经验的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人才。”<sup>[6]</sup>因而不遗余力地在课程设置上填塞经济学、计算机等热门专业课程。还有的教学单位在新生教育时不断表示我们的毕业生很多进了大公司,而绝口不提图书馆这个专业直接对口的单位。闹得好像很热闹,但结果是事与愿违。学生看似什么都学,实际上无论是图书馆学还是其它热门学科知识都停留在一知半解、背住几个专业术语的低级层次,既无法适应其它行业的工作,也无法满足图书馆的要求,真正成了“四不象”。图书馆学教育在这种误识中专业特色日益淡薄,发展方向不明。这些现象说明我们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方向没有深入的理解,也说明我们对自己专业的认同感还很欠缺。

图书馆学教育已经形成了从大专、本科、硕士到博士、博士后这种比较完善的层次体系,但其培养目标的总体方向应该是针对图书馆和信息机构这个大的领域,而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有头脑的管理者,是不会到图书馆学专业去聘请会计人员、外贸人员、计算机技术人员的。”<sup>[7]</sup>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图书馆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宽口径”应该是指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能够胜任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各个阶层的工作,并有向更高方向发展的潜力;“厚基础”应该是指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既具备本专业的扎实基础,又能对其它某些学科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种深入的了解不能靠学科泛化来保障,更不能由图书馆学教师教经济、管理等课程来实现。可行的方法是实行主辅修,鼓励学生选修其它学科的课程。这样确定和实施培养计划,才能培养出在知识的组

织、加工、挖掘和传递方面具有很强能力的人才。

图书馆是一个能力层次非常丰富的空间,它既需要工人、技术人员,也需要专深的研究者,这就相应要求图书馆学教育不能整齐划一,不同的教育层次对人才培养的知识、技能水平要求有所不同。图书馆学毕业生经常抱怨所做的工作太简单,一般人接受几天的培训就能上岗,花四年的时间学习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但一些技术性、知识性要求高的专业工作如数字图书馆建设、专业信息咨询与研究等又做不来,使得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乃至研究生在图书馆工作中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这种抱怨反映了我们各阶段的教育层次不明,实施不力,因此我们应牢牢扣紧各阶段教育培养的目标并以此安排教学。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实用的操作性人才,掌握基本的图书馆学知识和熟练的图书馆工作技能即可;本科教育则要培养应用型和复合型的初等专家型人才,要有基本的工作技能,有深厚的专业基础功底和广博的知识面,能从事知识的获取与组织工作,成为图书馆工作的中坚力量;研究生教育则要培养能胜任高等学校教学、研究工作和图书馆管理工作的高级专家型人才,培养的重点是要使其清醒地认识行业的历史和现状,明辨本领域的发展趋势,能够高屋建瓴地制订行业和专业发展的方针政策<sup>[8]</sup>。这一层次化教育目标的真正实现,一要靠教学内容的调整,二要靠建立图书馆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

### 3 误区三:“重点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偏见

针对图书馆学教育目前的困境,图书馆学教育界同仁纷纷提出各自的见解,很多人注意到英美等国图书情报界上世纪从80年代发展危机走向勃兴的历程,提出要向它们学习,其中广为引用的就是采取“精英教育”的模式,即将教育重点放在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本科教育干脆停办而代之以职业技术教育。这些想法的初衷很好,但不符合我国国情。

目前,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人才来源主要依靠本科毕业生,同时高校本科教育仍是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社会对各个专业的了解还主要是通过本科专业目录。图书馆学还远非一门显学,它的社会认知度还不很高,如果不进入本科专业目录,它只会被人遗忘,并且图书馆也断了人才来源。随着知识社会的推进和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图书馆事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图书馆学也将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从而改善本科“入口”萎缩的状况。在全国22所图书馆学院系中,将图书馆学作为第一志

愿的人数1999年是92人(27.5%),2000年是114人(28.9%),2001年达到了140人(36.8%),2002年则增加到166人(33.4%)<sup>[9]</sup>。仅就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来说,2004级新生第一志愿达到了14人(21.5%)。这表明“入口”情况正在逐年好转。报考研究生的情况也同样显现了这种趋向:在自主抉择的条件下,其它诸如经济、外语等热门专业本科生正在越来越多的报考图书馆学专业。

入口形势在好转,“出口”状况也喜人,每年毕业生供不应求,2002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一次性就业率为100%,需求量与毕业生的比例达到9:1,安徽大学图书馆学系的相应比例为1.3:1,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的相应比例为5:2<sup>[10,11]</sup>。随着图书馆事业发展走向高涨,这种良好态势还将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教育部发布的教学[2003]6号文件规定,毕业生就业率应作为评议高校专业设置的主要依据和参数,该文件明确了评定一个专业的新标准,即就业率成为除国家规定优先发展的基础学科之外的大多数专业能否继续开设,以及某一学科发展和评价的重要因素<sup>[12]</sup>。可以肯定图书馆学本科教育还大有发展空间。2001年至2003年,苏州大学、陕西理工大学等6所院校就新开设了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截至2003年12月,我国已有25个本科教育点。适度而不是盲目地增设本科教学点,扩大规模,这是高校本科教育对图书馆事业发展需求的一种理性呼应。

我们还应看到,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正是有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培养作为支撑,研究生教育的“入口”形势才比较良好。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2001届本科毕业生58人中有25人攻读研究生,2002届毕业生45人中有22人攻读研究生<sup>[13]</sup>。如果我们仅看到研究生教育一时的良好态势就提出搞“精英教育”,那就是忽略了两者的联系,必将使研究生教育的生源得不到保证,图书馆学教育也将萎缩。

从中美两国图书馆学发展的背景来看,美国的图书馆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收入比较高,使得人们愿意从事这一职业。同时又有图书馆行业资格认证制度保障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层次和质量。在美国,“要求专业人员必须有图书馆学的硕士学位,不论你学的是什么专业,获得了何等学位,但从事图书情报行业,就必须获得图书情报学的硕士学位。这样就使他们的硕士学位教育生源非常好。”<sup>[14]</sup>在我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一方面,图书馆员的社会地位和

收入还比较低,没有多少人愿意主动进入;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建立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行业准入门槛很低,什么人都可以进,导致不少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上进心不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图书馆学研究生的招生数量。以目前国情而言,我国开展图书馆学精英教育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加强本科教育仍是图书馆学教育重心之一。

#### 4 误区四:课程设置中的轻重失衡

课程设置是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核心和重点,可以说图书馆学教育的成败实系于此。但近年来各个学校的课程改革,因轻重失衡也产生了种种问题,以致于导致一部分学生厌学。

其一,重学科泛化轻专业传统。一些院系将课程改革等同于压缩图书馆学课程,增设其它“显学”课程,如计算机、经济管理、公共关系等。如有的教学单位设立了 5 大课程知识板块:量化的图书情报信息、经济金融、计算机技术、英语及第二外语、数学与计量,共计 229 个学分,其中图书馆学课程仅占 15 个学分<sup>[15]</sup>。可以说图书馆学的专业特色丧失殆尽。有的学生抱怨课程教学浅尝辄止,没有真正学到东西;有的学生质疑图书馆学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甚至认为图书馆学是伪科学。改造陈旧的课程体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意味着简单地抛弃和不负责任地增加。

其二,重应用技术轻理论知识。技术与理论之争一直是图书馆学教育的热点。回顾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历史,由杜威倡导的实用主义思想长期居于图书馆学教育的主流,而巴特拉、谢拉等人注重理论研究的呼声则已被人们渐渐忽视。然而,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畸形的。美国图书馆文献收集与技术服务学会在论及图书情报教育改革时,强调教育内容应该是对技术的应用而不是技术本身,认为目前的技术是作为利用信息和知识的手段。他们还指出,图书情报学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和理论范畴,技术只是其利用的手段,并非其研究的内容<sup>[16]</sup>。

其三,重工具之学轻人文素养。在知识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因此教学课程体系中加重这些课程的比例是应该的。但过于强调工具的作用也带来了不良后果。许多学生的书架上除了几本必需的专业书外,其余大量的的是计算机、英语的考试用书;他们读古籍头疼,看繁体字难受;他们宁可通过网络获得零碎信息,也不愿静心阅读以获得系统知识。而

“中国的学问可以上溯几千年,拥有丰富的出版物和历史档案……缺乏良好的语言、文学和历史的训练,一个人不可能轻易地管理这些馆藏。”<sup>[17]</sup>所以,从长远的视角来看,这种教学体系助长了学生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思想,使学生的功利化、冷漠化倾向日渐凸现,从而消解了以真善美为底蕴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其四,重课堂讲授轻实践培养。图书馆学是门与图书馆实践发展联系紧密的专业,国外非常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就数字图书馆的教学而言,大多数课程能让学生检索现存的数字资源,把数字资料转化成数字图书馆,并学会存储、传播、传送并保存数字资料。同时还会讨论界面的改善以及有关知识的政策、法律等事项。在密歇根大学,学生们创建并帮助维护了网络公共图书馆;在达尔豪西大学,学生被要求解释在创建个人数字图书馆任务过程中的得失;印第安那大学则指派学生去比较美国国会记忆工程图书馆与其他类型的图书馆或博物馆的数字收集<sup>[18]</sup>。限于条件,我国目前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实习的程度,但应尽可能让学生接近图书馆工作内核。过去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良好传统的。文华图专曾专门设立了实验图书馆,学生轮流参加管理;安排学生到图书馆、档案室进行“暑假实习”;该校的图书馆也全面委托给学生管理等。因此,文华图专的学生素有“动手能力强”的美誉<sup>[19]</sup>。

总之,在进行课程结构的改进时,我们必须注意纠正上述四种不良倾向。我们可以采用模块化设计,全部课程由“核心模块+选择模块”构成,核心模块就是图书馆学专业课程,它相对具有稳定性;选择模块就是根据专业的发展需要以及发展趋势随机确定,它相对具有变化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模块组合。在每一个具体模块中,又可以一定的标准划定几个教学单元,每一个单元由不同的小专题和课题组成,打破过去一本教材决定一切的僵化的教学方式<sup>[20]</sup>。

#### 5 误区五:教与学之间的对立未能消解

学生不仅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应该是教学中的主体和能动者。因此,大学教育不仅应当把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更应该把素质教育转向主体教育。然而事实上,学生在图书馆学教育中的主体地位长期被忽视,现行教育中教与学的对立状况一直未有大的改观。

首先,教学模式仍延续着传统的“教室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的“三中心”方式。必须指出的

是,传统教学模式是中外教育史证明了的传递知识的有效途径,中外许多大学习惯于用讲座方式来传授基础课程,我们理应继承。但是,在社会环境迅速变化,创新成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的大背景下,传统教学模式因其教学过程缺乏师生间、生生间的交流,教学的组织形式、表达形式缺乏科学性、现代性和艺术性,已经成为了教学质量的羁绊,成为了大学人才培养的束缚,致使学生动手能力差,创新思维少,社会适应性弱<sup>[21]</sup>。这种被动局面是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单是图书馆学专业的问题,但图书馆学教育应从自身做起,在继承的基础上改革这一教学模式。

美国早在 1987 年就提出“良好本科教育的七项原则”,包括鼓励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接触,鼓励学生之间的合作,鼓励学生主动学习、迅速反馈,强调学习的时间,向学生表达出高度期望,尊重不同的才能和学习方式<sup>[22]</sup>。我们可据此改善现有的教学模式。在思想上,教师要扬弃传统的“一言堂”式教学,引进开放的“师生互动”式教学;在角色上,由知识的输出者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的促进者,由高高在上的指导者转变为相互平等的诤友。在实际教学中,采用多种教学方式,除传统的讲座式外,还可以使用符合图书馆学研究特点的专题式、案例式、讨论式、实习式、研究式等方式。教师通过提问、启发和暗示,让学生参与教学,成为学习主体,激发其独立思考、深入领悟书本知识。教师要有开明的教学态度,允许学生提出质疑和批判。在教学手段上,也要突破“一支笔、一本书”的固化媒介,充分利用网络和计算机技术,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录像、网络示范等形象化的形式来充实教学内容。

其次,教学评估缺乏学生的有效参与。教育部在 2002 年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并在 21 所学校试行,根据情况 2004 年进行了新的修订,规定从 2003 年起 5 年内所有本科院校都要参评,从而形成了对本科院校进行 5 年一度教学评估的制度<sup>[23]</sup>。这些评估提出考评意见,对于规范教学制度、内容、手段和方式,提高办学质量起到了重要的宏观指导作用。但这毕竟是来自官方和上层的意见,由于评估时间间隔长、评估范围广、学生的参与度低,这种总结性的评估不可能全面、细致、动态地接触到教学全过程,不可能深入了解每个学生对教学的看法。针对这些不足,很多院系内部每年会组织学生评价各个任课教师的教学情况,但是最后评价结果如何?有没有相应的奖惩

措施?对老师的职称评定有什么影响?老师据此作了哪些调整?这些情况学生一概不得而知,他们看到的是教学差但发文多的教师在职称上不断晋升,丝毫不受负面评价的影响。

学生是教师教学的直接体验者,他们的感受最鲜活、最贴切,这种生动性 is 任何其他评估结果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我们既然重视教学质量就必须重视学生的评价和意见。而且开放式教学方式实施效果始终与学生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探索的程度、结果为伴,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离不开对教学行为的反馈和评价。所以教学改革和教学评估要重视学生的意见。一方面,将教学评估透明化,教学评价项目、评价标准、评估结果、处理结果等都应该公开,接受来自教师和学生等的质询,而且教学质量应该加入到教师职称评定的条件中;另一方面,将总结性评估和阶段性、即时性评价结合,学生不仅可以在学期末对教师授课情况作静态评判,而且可以在平时通过面对面、BBS、座谈等方式动态地表达意见,促进教学管理部门和相关教师及时改进自己的工作。

#### 6 误区六:教学科研管理上的重数量轻质量

在教学科研管理上重数量轻质量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的通病。如每门课程每学期必须要有多少个平时成绩,学士、硕士论文必须达到多少字以上,硕、博士研究生毕业答辩以前必须有几篇论文公开发表,教师每学年必须要有多少论著及多少科研经费入账等等。学术界对此批评已经不绝于耳。原因就是数量管理操作容易,质量管理操作难度大。而在教学科研管理上重数量轻质量的做法,沿袭久,就不免生出许多问题出来。

其一,本科、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有滑坡的趋势。这方面突出的表现是本科生、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质量越来越差。多数论文选题时髦但内容没有新意、突破。有些论文还存在低水平重复、数据作假、伪注、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的现象。甚至有个别研究生入学之后不知怎样查资料、写论文、怎样标引参考文献,他们的考试能力很强,而研究意识和素养却几乎等于零。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们图书馆学专业存在的问题。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说,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录了全国各地的大量博士生论文,读后却发现不少论文语法不通,标点不对,内容也有问题,可以看出近 10 年来博士生论文的质量在下降<sup>[24]</sup>。

其二,大学教师的科研成果越来越平庸,整体研究水准也越来越低。由于要靠论著数量评职称、评

奖,年底发薪酬也要按照某些标准计算分数,所以“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式的潜心学问的学者越来越少,“急就章”却不断多起来。学术出版的数量虽然非常庞大,但是总体质量在下降。“比较扎实的、能登堂入室的著作还是太少。绝大部分虽不能说是平庸之作,但也只是平常之作。”<sup>[25]</sup>加之高校扩招,2000年至2004年间,重点高校研究生规模增长了63.7%，“1个茶壶灌30个杯子”已成为导师与学生比例失调的形象比喻<sup>[26]</sup>，“茶壶”少，“杯子”多，带学生多的研究生导师在指导过程中力不从心，自然在科研上也缺少时间的投入。

当然教学科研质量下滑不仅仅是量化管理的结果,其中原因很复杂。高校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是高校科研管理体制的一个缩影。高校的学术失范只是科研管理失范的一种表现。因此,高校科研管理体制的急功近利,即在制度上鼓励学生和教师像计件工人那样追求论文数量,不能不说是直接原因之一。

例如,我们在全中国范围评定一年一度的“韦棣华奖学金”,现行的做法就是依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发表论文的级别(是否权威、核心期刊)、数量来打分定夺,操作起来很容易,但未必能将最优秀的学生评选出来。合理的方法应该是,申报学生提交学习成绩和科研成果后,要选出一篇代表作,然后由其向评审委员会做该代表作原创价值的自我介绍;评审委员会的委员经过审核程序后,再根据该生的学习成绩、代表作达到的水平并适当考虑论文数量(在同等条件下)进行无记名投票。奖学金的评定要讲公平竞争,而公平竞争本身包含着程序的平等,即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如果仅仅依据数据和数量来评奖学金,那就根本没必要设一个评审委员会。

总之,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是与大学教育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的,现行大学教育制度的改革方向会影响甚至左右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方向。但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发展也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我们图书馆学教育界应当面对图书馆事业的现实需求,从自身学科的知识理性出发,走强化内涵变革的发展道路,摆脱以往急功近利的只重形式变革的“路径依赖”。

#### 参考文献

- 1 程焕文. 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图书馆学信息学教育之发展与展望. 见:潘燕桃,程焕文主编. 世界图书馆学教育进展.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1—13页
- 2,4,7 刘延章,张中秋. 新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图书情报工作,2001(10)
- 3 程焕文. 高涨的事业与低落的教育:关于图书馆学教育逆向发展的思考.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
- 5 王子舟,刘兹恒. 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体系创新. 见:中国图书馆学会编. 中国图书馆年鉴(2003).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 19—27页
- 6 肖东发主编. 中国图书馆年鉴(1999).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395页
- 8 杨秀丹,白献阳. 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层次化探讨. 新世纪图书馆,2005(1)
- 9 程焕文等. 1999年—2003年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进展. 见:潘燕桃,程焕文主编. 世界图书馆学教育进展.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14—43页
- 10 程焕文等. 世界图书馆学教育进展.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47、59、266—269、256—259页
- 11 王子舟. 我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 见:傅敏等. 图书馆人才需求与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情报工作,2003(3)
- 12 符永寿,曹文娟. 图书馆学科发展的就业视角. 河南图书馆学刊,2004(3)
- 13 王法. 2001—2002届图书馆学毕业生及学位授予概况. 见:中国图书馆学会编. 中国图书馆年鉴(2003).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 368页
- 14 邱均平. 美国图书情报事业和教育观感. 图书馆建设,2001(1)
- 15 肖东发. 中国图书馆年鉴(1999).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394页
- 16 王玮. 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高校图书馆工作,2001(4)
- 17 周欣平. 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一些思考. 图书馆建设,2001(1)
- 18 黄媛编译. 国外数字图书馆的专业教育. 情报杂志,2005(2)
- 19 詹德优. 八十年回顾——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高校图书馆工作,2001(4)
- 20 冷伏海,安新颖. 英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3)
- 21,22 谢明. 高校教师的教学行为与教育质量.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5(2)
- 23 彭旭. 论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对高校教学改革与建设的影响及对策. 当代教育论坛,2005(15)
- 24 任继愈. 博士生论文质量下降. 光明日报,2005-09-01(2)
- 25 王倩. 学术出版,学术之幸抑或痛?. 中国图书评论,2005(10)
- 26 徐敏. 研究生扩招导致师生比例失调. 解放日报,2005-11-07 [http://www.gmw.cn/content/2005-11/07/content\\_327632.htm](http://www.gmw.cn/content/2005-11/07/content_327632.htm)(2005-11-07)

(收稿日期:2005-11-10)